

第二十一册

中华医书集成

医论医话
医案类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第二十一册
医论医话
医案类 2

主编：易法银
审定：陈可冀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华医书集成

- 寓意草
- 临证指南医案
- 古今医案按
-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

中华医书集成编委会

总策划 卢光明 杜杰慧 何清湖 周 慎

审定工作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继兴	王永炎	王雪苔	王绵之	史常永
白永波	朱文锋	江育仁	李今庸	余瀛鳌
张灿理	陈可冀	欧阳锜	尚天裕	钱超尘
唐由之	董建华	谢海洲	裘沛然	谭新华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朱文锋 白永波

总 编 何清湖 周 慎 卢光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仇湘中	李元聪	杨志波	杨维华	旷惠桃	何清湖
张崇泉	吴润秋	易法银	周 慎	周小青	贺菊乔
章 威	黄政德	程丑夫	路振平	蔡铁如	潘远根

责任总编辑 杜杰慧

责任编辑 刘从明 王庆福 杜杰慧

特邀编辑 张 纲 王淑明 赵志镛 邹丽华

责任总校对 宋建勋 刘惠玲 刘 青

宾 娥 王 佳 易 莉

整理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献春	王 韬	王永宏	王书献	王维贤	王文波
王明辉	王令月	王旭东	仇湘中	文体端	邓奕辉
田令青	司银楚	朱传湘	伍大华	向显衡	刘 芳
刘丽芳	刘伶田	刘巧田	刘志龙	刘玉青	刘炳午
江建波	杜杰慧	严 洁	李 点	李佑生	李和生
李坤三	李元聪	李璜河	杨 柳	杨运高	杨维华
杨志波	杨坚贞	杨正望	杨少锋	吴永贵	吴润秋
吴勇军	旷惠桃	肖 瑄	肖森林	肖锦仁	何清湖
何江玥	何耀荣	邹青玉	宋含平	张颖清	张炜宁
张崇泉	陈其华	林 洁	欧阳虹	易振宁	易法银
罗青江	周 衡	周 慎	周 华	周小青	郑佑君
胡郁坤	胡静娟	钟 颖	钟共河	段晓慧	贺福元
贺菊乔	贺双腾	秦华珍	徐 英	徐基平	黄明舫
黄令月	黄水玥	黄政德	黄佑初	黄江波	黄惠勇
章 威	蒋文明	蒋士生	蒋益兰	韩育明	喻 嵘
喻桂华	喻正科	程丑夫	谢 林	谢 立	谢立科
谢春娥	蒲祖纯	路振平	解发良	蔡铁如	谭圣娥
谭光波	谭新华	潘远根	瞿岳云		

电脑制作(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赛男	何国荣	张喜辉	张惠云	吴玉华	浣金芝
-----	-----	-----	-----	-----	-----

校 对(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子毅	叶 伟	朱宇红	刘 波	刘英曼	汤新艳
李启梅	李琼琼	李智勇	杨丽娜	杨伏香	吴旭平
邹晓珊	宋宇红	张秋莲	陈 东	陈 琳	陈建兵
欧阳慧	罗文姣	赵春雷	钟小艳	徐 辉	徐 敏
黄 晓	喻华中				

中华医书集成总目录

- 第一册 医经类 素问 灵枢经 难经本义 类经 内经知要
- 第二册 伤寒类 伤寒论 类证活人书 注解伤寒论 伤寒明理
论 伤寒论注 伤寒贯珠集 长沙方歌括
- 金匱类 金匱要略方论 金匱方论衍义 金匱要略心典
金匱方歌括
- 第三册 温病类 温疫论 痧胀玉衡 广温疫论 外感温热篇
疫疹一得 温病条辨 温热经纬 随息居重订
霍乱论 六因条辨 伤寒温疫条辨 时病论
- 第四册 诊断类 脉经 濒湖脉学 诊家正眼 脉诀汇辨 四诊
抉微 三指禅 望诊遵经 察舌辨症新法 辨
舌指南
- 第五册 本草类 1 神农本草经 雷公炮炙论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汤液本草 本草备要 得配本草 本草纲目
拾遗
- 第六册 本草类 2 本草纲目(一)
- 第七册 本草类 3 本草纲目(二)
- 第八册 方书类 1 肘后备急方 备急千金要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 普济本事方 济生方
- 第九册 方书类 2 世医得效方 医方考 名医方论 医方集解
重校汤头歌诀 串雅内编 串雅外编 串雅补
- 第十册 内科类 1 素问玄机原病式 宣明方论 内外伤辨 脾胃
论 兰室秘藏 医学发明 阴证略例 十药神
书 内科摘要 杂病证治准绳

- 第十一册 内科类 2 济阳纲目
- 第十二册 内科类 3 痰火点雪 症因脉治 理虚元鉴 傅青主
男科 金匱翼 风劳臆膈四大证治 医醇
膳义 血证论 中风斟论
- 第十三册 外科类 1 刘涓子鬼遗方 卫济宝书 外科精要 外
科精义 外科理例 解围元藪 疮疡经验
全书 外科启玄 外科正宗 霉疮秘录
- 第十四册 外科类 2 洞天奥旨 外科证治全生集 瘍科心得集
外科真詮 瘍科纲要
- 外科类 理伤续断方 跌打损伤妙方 正体类要
伤科汇纂 伤科补要 救伤秘旨 救伤秘
旨续刻 伤科大成
- 第十五册 妇科类 女科万金方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 妇人大
全良方 济阴纲目 陈素庵妇科补解 傅
青主女科 达生编 妇科玉尺 女科要旨
- 第十六册 儿科类 小儿药证直诀 小儿斑疹备急方论 婴童
百问 幼科发挥 幼科铁镜 幼幼集成
幼科释谜 遂生编 福幼编
- 第十七册 五官科类 原机启微 银海精微 秘传眼科龙木论
审视瑶函 目经大成 尤氏喉科秘书 经
验喉科紫珍集 咽喉脉证通论 重楼玉钥
白喉全生集 口齿类要
- 第十八册 针灸类 针灸甲乙经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子午流
注针经 针灸资生经 十四经发挥 针灸
聚英 奇经八脉考 针灸大成 厘正按摩
要术

- 第十九册 养生类 十问 合阴阳 天下至道谈 素女经
养性延命录 新刻奉亲养老书 三元
参赞延寿书 养生类要 饮膳正要
遵生八笺 内功图说
- 第二十册 医论医话 格致余论 局方发挥 医经溯洄集
医案类 1 推求师意 医贯 医旨绪余 质疑录
医学真传 医学读书记 医学源流论
重庆堂随笔 冷庐医话 医原 存存
斋医话稿 西溪书屋夜话录 名医类
案
- 第二十一册 医论医话 寓意草 临证指南医案 古今医案按
医案类 2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
- 第二十二册 综合类 1 诸病源候论 华氏中藏经 三因极一
病证方论 医学启源 洁古家珍 儒
门事亲 洗冤集录 卫生宝鉴
- 第二十三册 综合类 2 此事难知 丹溪心法 脉因证治 玉
机微义 证治要诀及类方 明医杂著
- 第二十四册 综合类 3 医学纲目
- 第二十五册 综合类 4 医学正传 韩氏医通 赤水玄珠
- 第二十六册 综合类 5 医学入门 古今医鉴
- 第二十七册 综合类 6 万病回春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医宗
必读 医门法律 增补病机沙篆 证
治汇补
- 第二十八册 综合类 7 景岳全书
- 第二十九册 综合类 8 石室秘录 辨证录 张氏医通
- 第三十册 综合类 9 医学心悟 医方一盘珠 医编 兰台
轨范 医林改错
- 第三十一册 综合类 10 医宗金鉴
- 第三十二册 综合类 11 杂病源流犀烛 类证治裁
- 第三十三册 综合类 12 医学三字经 理渝骈文 医学衷中参
西录

寓 意 草

[明]喻 昌 撰
钟共河 整理

整理说明

《寓意草》，成书于1643年，清·喻昌撰。喻昌（1585～1664年），字嘉言，别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潜心医学，精研医理，推崇《伤寒论》，长于内科杂病，强调辨证论治，除著有本书外，另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

全书1卷，为喻昌临证验案笔录。书首“先议病后用药”、“与门人定议病式”二篇着重介绍议病格式，后共载62例复杂病案。

该书所规定的议病格式，为中医病案的书写树立了规范。所载病案病种包括伤寒和杂证两大类，60余案中有处方的30余案，其中用《伤寒论》方者25案，可见喻氏善于运用经方，不愧为一位研究《伤寒论》的大家。其临证，强调先议病后用药，重视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书中议病式内容详尽，不但规定了四诊的各项要求，并注意病人的生活习惯、环境、发病季节和以往治疗史。所论病案中，对格阳上脱证和吐血证的辨证治疗颇有心得，其在《医门法律》中的“大气论”和“秋燥论”在验案中也有见证。

现有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刻本、清康熙刻本、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集思堂刻本、清乾隆嘉庆间宏道堂刻本、清光绪年间多种刻本、民国初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和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次整理以清康熙刻本为底本。

自序

闻之医者意也。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内经》所谓微妙在意是也。医孰无意，而浅深由是，纳蓄由是，径庭由是，而病机之安危倚伏，莫不由是。意之凝释，剖判荒茫，顾不危耶？《大学》诚意之功，在于格致，而其辨尤严于欺谦之两途。盖以杀机每随于阴幽，而生机恒苞于粹白。庄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万一肺腑能语，升坠可怜。先儒人关开之辨精矣。昌谓医事中之欺谦，即众人之人鬼关也。奈何世之业医者，辄艳而称儒，儒之诵读无灵者，辄徙而言医。究竟无主之衷，二三杂揉，医与儒之门两无当也。求其拔类者，长沙一人而已。代有哲人，然比之仙释，则寥寥易于指数。岂非以小道自隘，莫溯三氏渊源乎？夫人生驱光逐景，偶影同游，欣慨交心，况于生死安危，忍怀侥幸。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虚惟无，萌于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诚？格一物，即致一知，尚恐逐物求知。乃终日勤病，不知病为何物，而欲望其意之随举随当也，不亦难乎？昌于此道无他长，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气微心，呼吸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影只立，而呻吟愁毒，恍忽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苟见其生，实欲其可，而头骨脑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详，早已内炤，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渊明所谓斯情无假，以故不能广及。然求诚一念，多于生死轮上寂寂披回。不知者谓昌从纸上得之。夫活法在人，岂纸上所能与耶？譬之兵法军机，马上且不能得，况于纸上妄说孙、吴。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灵之下，神挺自颖。迩年先议病后用药，如射者引弓，预定中之之高下，其后不失，亦自可观，何必剗肠涤肺，乃称奇特哉？不揣欲遍历名封，大彰其志。不谓一身将老，世态日纷。三年之久，不鸣一邑。幸值谏议直臣胡老先生建言归里，一切修举，悉从朝廷起见。即昌之一得微长，并蒙格外引契，参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貲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览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愍痛，以登斯民于寿域，而为圣天子中兴燮理之一助云。然则小试寓意，岂易易能哉？

崇祯癸未岁季冬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识

目 录

先议病后用药	1	论闻君求血证兼痰证治法	19
与门人定议病式	1	为顾枚先议失血证治并论病机	20
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证	2	面论顾季掖乃室奇证治之奇验	21
金道宾后案	3	面论姜宜人奇证与交肠不同治法	22
辨袁仲卿小男死证再生奇验并详	4	遇异	23
海门人(附沙宅小儿治验)	4	治陆令仪尊堂肺癰奇验	23
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证治验并详	6	议郭台尹将成血蛊之病	23
海门人	6	答门人问州守钱希声先生吐血治	24
治金鉴伤寒死证奇验	7	法	24
辨徐国桢伤寒疑难急证治验	7	李思萱乃室膈气危证治验(附叶氏	25
治钱仲昭伤寒发斑危证奇验	8	妇治验)	25
治伤寒坏证两腰痠废奇验	8	辨黄咫旭乃室膈气危证宜用缓治	26
辨黄起潜暑秽时气伤寒治各不同	9	法果验	26
(附伤寒戴阳证)	9	面议倪庆云危证再生治验	26
辨王玉原伤寒后余热并永定善后	9	论吴圣符单腹胀治法(附论善后之	27
要法	9	法)(附案彙证据)	27
答门人问蒋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10	论吴叔宝无病而得死脉(附与门人论	29
论内伤转症宜防虚脱并治验	11	饮滚酒过多成膈症之故)	29
推原陆中尊症患病机及善后法	11	面论大司马王崱翁公祖耳鸣用方	30
力争截症成胀临危救安奇验	12	大意(附答崱翁公祖书)	30
详述陆平叔伤寒危证治验并释门	13	直叙王崱翁公祖病中垂危复安始末	31
人之疑	13	直推王崱翁公祖病后再误胎患	32
面议何茂情令媛病单腹胀脾虚将	14	直叙立刻救苏刘筠枝不终其用之故	33
绝之候	14	论徐岳生将成痼痹之症	34
辨痢疾种种受证不同随证治验	15	论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34
(共七案)	15	论钱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热药再误	35
面议少司马李萍榭先生误治宜用	17		
急疗之法(附药议)	17		
面议陈彦质临危之证有五可治	18		
论黄湛侯吐血暴证治验	19		

论浦君艺喘病症治之法	36	直叙顾谔明二郎三郎布痘为宵小 所误	48
论吴吉长乃室及王氏妇误药之治验	37	论刘筠枝长郎失血之症	49
辨鼎翁公祖颐养天和宜用之药	38	论钱小鲁嗜酒积热之症	50
论张受先先生漏症善后之宜	38	面论李继江痰病奇症	51
详吴太封翁疝症治法并及运会之 理剿寇之事	39	吴添官乃母厥颠疾及自病真火脱 出治验	51
详辨谏议胡老先生痰饮小恙并答 明问	41	论体盛绝孕治法	52
论顾鸣仲痞块痼疾根源及治法	43	华太夫人饵术方论	53
袁聚东痞块危症治验	43	陆子坚调摄方论	53
论杨季衡风废之症并答门人四问	44	与黄我兼世兄书	54
治叶茂卿小男奇症效验并详海门人	46	辨黄鸿轩臂生痈疔之症并治验	55
议沈若兹乃郎肠澼危症并治验	47	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	55
辨治杨季登二女奇症奇验	48	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 世俗之惑(附人参败毒散注验)	56
		详论赵三公郎令室伤寒危症始末 并传海门人	58

先议病后用药

从上古以至今时，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贤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面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邇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胜俦。或以为杀运使然，不知天道岂好杀恶生耶。每见仕宦家，诊毕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以何应，致庸师以模棱迎合之术，妄为拟议。迨药之不效，诿于无药。非无药也，可以胜病之药，以不识病情而未敢议用也。危哉！《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脉因症治》一书，先论脉，次因次症，后乃论治，其书即不行。而《心法》一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药性之功能，人不加嗜。乃缪氏《经疏》，兼述药性之过劣，则莫不悬之肘后。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适人之用。其过劣不必言也，言之而弃置者众矣。曷不将本草诸药，尽行删抹，独留无过之药五七十种而用之乎？其于《周礼》令医人采毒药，以供医事之旨，及历代帝王，恐本草为未备，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太刺谬乎？欲破此惑，无如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且勿论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药为良，某药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论药，则药之良毒善恶，何从定之哉？可见药性所谓良毒善恶，与病体所谓良毒善恶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执药性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议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坛指顾，后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饶硕果。医虽小道，何独不然？昌即不能变俗，实欲借此榜样，阐发病机，其能用不能用何计焉。

胡齿臣先生曰：先议病，后用药，真《金匱》未抽之论。多将煊煊，不可数药，是能议病者。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药者。

与门人定议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无有；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其效验

定于何时，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起众信从，允为医门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运气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时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湿，五方异宜也。某龄、某形、某声、某气者，用之合脉，图万全也。形志苦乐者，验七情劳逸也。始于何日者，察久近传变也。历问病症药物验否者，以之斟酌已见也。昼夜寒热者，辨气分血分也。饮食二便者，察肠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独异，推十二经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见何脉者，审阴阳表里无差忒也。依经断为何病者，名正则言顺，事成如律度也。标本先后何在者，识轻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缓、急、奇、耦、复，乃药之制，不敢滥也。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乃药之宜，不敢泛也。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者，用药最上之法，寒、热、温、凉、平，合之酸、辛、甘、苦、咸也。引汤名为加减者，循古不自用也。刻效于何时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症期也。若是则医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积之数十年，治千万人而不爽也。

胡尚臣先生曰：此如条理始终，然智圣之事已备。

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症

金道宾之诊，左尺脉和平，右尺脉如控弦，如贯索，上中甚锐。予为之骇曰：是病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必得之醉而使内也。曰：诚有之。但已绝欲三年，服人参斤许。迄今诸无所苦，惟闭目转盼，则身非己有，恍若离魂者然。不识可治与否？予曰：可治。再四令疏方，未知方中之意。归语门人，因请立案。予曰：凡人佳治当前，贾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曲药，五脏翻覆，宗筋纵弛，百脉动摇，以供一时之乐，不知难为继也。尝有未离女躯，倾刻告殒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绝欲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为乎？抑为之不能乎？不为者，一阳时生，斗柄尝运；不能者，相安于无事而已。夫人身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尝。故阳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阴欲下脱，阳上吸之，不能脱也。即病能非一，阴阳时有亢战，旋必两协其平。惟大醉大劳，乱其常度，二气乘之，脱离所争，不必其多，即寸中脱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无耦，使营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寻其罅漏而城固之，断鳌立极，炼石补天，非饰说也。若不识病所，而博搜以冀弋获，虽日服人参，徒竭重货，究鲜实益。盖上下脱者，妄见妄闻，有如神灵；下脱者，不见不闻，有如聋瞶。上脱者，身轻快而汗多淋漓；下脱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贵人，马上扬扬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者，此上脱也；又有人寝而遭魇，身如被杖，九窍出血者，此下脱也；其有上下一时俱脱者，此则暴而又暴，不多经见者。其有左右相碍而脱者，右从下，左从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药贵引用。新病者，阴阳相乖，补偏救敝，宜用其偏；久病者，阴阳渐入，扶元养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误以重药投之，转增其竭绝耳。引用之法，上脱者，用七分阳药，三分阴药而夜服，从阴以引其阳；下脱者，用七分阳药，三分阴药而昼服，从阳以引其阴。引之又引，阴阳

忽不觉其相抱，虽登高临深无所恐，发表攻里无所伤矣。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谓此也。善调者，使坎中之真阳上升，则周身之气，如冬至一阳初生，便蔑管飞灰，天地翕然从其阳；使离中之真阴下降，则周身之气，如夏至一阴初生，便蜩蛰迭应，天地翕然从其阴。是身中原有大药，岂区区草木所能方其万一者耶？

胡亩臣先生曰：言脱微矣，言治脱更微。盖天地其犹橐籥，理固然也。

金道宾后案

金道宾前案，次年始见而问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宾之病，真阴上脱之病也。真阴者，父母构精时一点真气，结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结两岐，即两肾也。肾为水藏，而真阳居于其中。在《易》坎中之阳为真阳，即此义也。真阳既以肾为窟宅，而潜伏水中，凝然不动，嘿与一身相管摄，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纵欲无度，肾水日竭，真阳之面目始露。夫阳者，亲上者也，至于露则魄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飞扬屑越，孰从把握之哉。所谓神魂飘荡，三年未有宁字也，故每岁至冬而发，至春转剧。盖无以为冬水收藏之本，无以为春木发生之基。以故腰脊牵强，督脉缩而不舒，且眩掉动摇，有风之象，总由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长化收藏之运，有一不称其职，便为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奉生者更少，为不治无疑矣。而仆断为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经寒暑，阴阳有渐入之机。而验之人事，三年间如处绝域，居围城，莫必旦夕之命，得于惩创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剂治之，剂中兼用三法，一者以涩固脱，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补理虚。缘真阳散越于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图之，服之果获大效。于是为外迎之法以导之，更进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实有鬼神不觑之机，未可以言语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鱼千头者，必置介类于池中，不则其鱼乘雷雨而冉冉腾散。盖鱼虽潜物，而性乐于动，以介类沉重下伏之物，而引鱼之潜伏不动，同气相求，理通玄奥也。故治真阳之飞腾屑越，不以鼃鳖之类引之下伏，不能也。此义直与莫玄圭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维地脉，同符合撰。前案中所谓断鳌立极，早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濫也，濫则鱼乱于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虽无传，先贤多有解其旨者。观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锁正元丹者，封锁真阳，不使外越，意自显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盏中加油，则灯愈明，炉中覆灰，则火不息之说，亦早已言之矣。诚使真阳复返其宅，而凝然与真阴相恋，然后清明在躬，百年尝保无患。然道宾之病，始于溺情，今虽小愈，倘无以大夺其情，势必为情所坏。惟是积精以自刚，积气以自卫，积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庶乎参天之地，非斧斤所能骤伤者。若以其时之久而难于忍耐也，彼立功异域，啗雪虏庭，白首始得生还者，夫独非人也欤哉。前案中以绝欲三年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早已言之矣。今以药石生之，更不得不以苦言继之。仆不自度量，辄以一苇降狂澜也。其能乎否耶？

胡亩臣先生曰：妙理微机，一经抽发，真有一弹而三日乐，一微而终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证再生奇验并详海门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蜉蝣为戏，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顷大热呻吟。诸小儿医以镇惊清热合成丸散与服二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项软头往侧倒，气已垂绝，万无生理。再四求余往视，诊其脉，止似蛛丝，过指全无。以汤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谓之曰：吾从来不惧外症之重，但脉已无根，不可救矣。一赵姓医曰：鼻如烟煤，肺气已绝，纵有神丹，不可复活。余曰：此儿受症，何至此极？主人及客俱请稍远，待吾一人独坐，静筹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惊且喜。医者愿闻其说，余曰：惊风一症，乃前人凿空妄谭，后之小儿受其害者，不知几千百亿兆。昔与余乡幼科争论，殊无证据，后见方中行先生《伤寒条辨》，后附痘书一册，专言其事，始知昔贤先得我心，于道为不孤。如此症因惊而得，其实跌仆水中，感冷湿之气，为外感发热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当比夹食伤寒例，用五积散治之。医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神识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凉而不运，所进之药，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转积转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药，运转前药。倘得症减脉出，然后从伤寒门用药，倘有生理。医者曰：鼻如烟煤，脉气已绝，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绝乎？余曰：所以独坐沉思者，正为此耳。盖烟煤不过大肠燥结之征，若果肺绝，当汗出大喘，何得身热无汗？又何得胸高而气不逼？且鼻准有微润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于是煎理中汤一盞与服，灌入喉中，大啖一口，果然从前二日所受之药，一齐俱出，胸突顿平，项亦稍硬。但脉仍不出，人亦不苏。余曰：其事已验，即是转机。此为食之未动，关窍堵塞之故。再灌前药些少，热已渐退，症复少减。乃从伤寒下例，以玄明粉一味化水，连灌三次，以开其大肠之燥结。是夜下黑粪甚多。次早忽言一声云：我要酒吃。此后尚不知人事。以生津药频灌，一日而苏。

胡贞臣先生曰：惊风一症，小儿生死大关。孰知其为外感耶。习幼科者，才虚心领会此案，便可免乎殃咎。若辄为异说，则造孽无极矣。

门人问曰：惊风一证，虽不见于古典，然相传几千百年。吾师虽辟其谬，顽钝辈尚不能无疑。清明辨之，以开聋瞶。答曰：此问亦不可少。吾为子辈大破其惑，因以破天下后世之惑。盖小儿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脏腑血脉，俱未充长，阳则有余，阴则不足。不比七尺之躯，阴阳交盛也。惟阴不足阳有余，故身内易至于生热，热盛则生痰生风生惊，亦所恒有。设当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热痰风惊，则后人不知。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以惊字领头，风字煞尾。后人不解，遂以为奇特之病也。且谓此病有八候，以其头摇手劲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邪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相传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见此等证出，无不以为奇特，而不知小儿之腠理未密，易于感冒风寒。风寒中人，必先中入太阳经。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入脑，还出，别下项，夹脊抵腰中。是以病则筋脉牵强。因筋脉牵强，生出抽搐搐搦，角弓反张，种种不通名

目。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千中千死，万中万死。间有体坚证轻得愈者，又诧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专门。虽日杀数儿，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内，千里之远，出一二明哲，终不能一一尽剖疑关。如方书中有云：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为惊风之说树帜。曾不思小儿不耐伤寒，初传太阳一经，早已身强汗多，筋脉牵动，人事昏沉，势已极于本经，汤药乱投，死亡接踵，何由见其传经解散耶。此所以误言小儿无伤寒也。不知小儿易于外感，易于发热，伤寒为独多。世所妄称为惊风者，即是也。小儿伤寒，要在三日内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刚痉无汗，柔痉有汗。小儿刚痉少，柔痉多。世医见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惊风为名，而用参芪术附等药，闭其腠理，热邪不得外越，亦为大害，但比金石药为差减耳。所以凡治小儿之热，但当彻其出表，不当固其入里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从事东垣内伤为治，毫厘千里，最宜详细。又新产妇人去血过多，阴虚阳盛，其感冒发热，原与小儿无别，医者相传称为产后惊风，尤堪笑破口颊。要知吾辟惊风之说，非谓无惊病也。小儿气怯神弱，凡遇异形异声，骤然跌仆，皆生惊怖，其候面青粪青，多烦多哭。尝过于分别，不比热邪塞窍，神识昏迷，对面撞钟放铙，全然不闻者。细详勘验，自识惊风凿空之谬。子辈既游吾门，日引光明胜义，洗濯肺肠，忽然灵悟顿开，便与饮上池无二。若但于言下索解，则不能尽传者多矣。门人又问曰：伤寒原有一表一里之法，今谓热邪当从表出，不当令其深入，则里药全在所挟矣，岂于古法有未合欤？答曰：此问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后人鹵莽不悟耳。盖人身一个壳子，包着脏腑在内，从壳子上论，即骨亦表，而从近壳子处论。即膀胱尾闾之间，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为表之表，在内以大小孔道为里之表，总驱热邪从外出也。惟有五脏之间，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谓之里，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盗至人家，近大门则驱从大门出，近后门则驱从后门出，正不使其深入而得窥寢室耳。若盗未至后门，必欲驱至，及已至后门，必欲驱从大门出，皆非自全之道也。试观心肺脾肝肾之内，并无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则安得以在外者，即名为表耶。所以伤寒之邪入内，有传腑传脏之不同，而传腑复有浅深之不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门，故可施解肌之法；内通大小肠而近后门，故间有可下之法。至胆之腑，则深藏肝叶，乃寢室之内，去前后门俱远，故汗下两有不宜，但从和解而已。若传至三阴，则已舍大门而逼近寢室，设无他证牵制，惟有大开后门，极力攻之，使从大便出耳。今之治伤寒者，误以包脏腑之壳子分表里，故动辄乖错。诚知五脏深藏于壳内，而分主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门人又问曰：获闻躯壳包乎五脏，奉之为主之海，心地顿开。但尚有一疑，不识人身之头，奉何脏为主耶？答曰：头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脏而不奉藏者也。虽目通肝，耳通肾，鼻通肺，口通脾，舌通心，不过借之为户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脏，则以头之外壳包藏髓。脑为髓之海，主统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减，即头倾视深也。《内经》原有九脏之说，五脏加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神脏五，形脏四，共合为九，岂非脑之自为一脏之主耶？吾谓脑之中虽不藏神，而脑之上为天门，身中万神集会之所，泥丸一